

閉上雙眼是種罪 / 太陽卒

—獻給你們；獻給我們。我們全部。

時間：

現代

地點：

台灣

人物：

妹妹：二十三歲。

姊姊：二十八歲。

母親：五十三歲。

高中生：十七歲。

第一場

場景：

極普通的公寓客廳，客廳與廚房相連；公寓為兩房一廳一衛的格局，偏小。

妹妹與姊姊坐在客廳沙發上，漫不經心地看著電視。

電視上播放著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入學分發狀況的相關新聞。

妹妹：我說，怎麼每年都有這麼多人可以學測滿級分啊？真的很誇張。

姊姊：那是人家厲害，有本事呀。

短暫沉默。

妹妹：姊，妳知道嗎，以前我數理會這麼爛，都是大表哥害的。

姊姊：大表哥？（頓）怎麼會突然提到大表哥？

妹妹：（自故自地）以前我的數學作業，都是大表哥偷偷幫我寫的。

姊姊：妳是說……他還住在我們家隔壁的時候？

妹妹：對，就是那個時候。

姊姊：他那時候不是在幫妳家教嗎？

妹妹：是啊。（頓）一開始，他都會想要教我教到我完全聽懂為止，可是到後面

我根本就聽不下去了，（笑著說）就會強迫他直接幫我寫。

姊姊：（苦笑）妳真的很任性耶。

妹妹逐漸收起笑容。

一陣沉默。

妹妹：已經一年多了。

姊姊起先不懂妹妹在說什麼，沒有回應。接著會過意來，仍舊未作聲半晌。

姊姊：（不知如何接話狀）我跟他……其實不太熟。

妹妹：我知道，（苦笑）我們家好像就我跟他比較熟。

姊姊：表姑姑他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樣，不曉得過得好不好。（頓）唉，好久都沒聯絡了……自從……那件事情之後就……

妹妹：我前幾天還有夢到大表哥。

姊姊：喔？

妹妹：我夢到他回來了，而且還變得好老……然後我一看到他，竟然還問他，「你怎麼現在才回來？」……就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姊姊：（頓）那在夢裡，妳……

妹妹：（接話）在夢裡我好像還是年輕的喔。（頓，笑）很怪，我知道。

短沉默。

姊姊：我本來是想問，那在夢裡你們的關係。可是妳這樣說了……就感覺很像父女？

妹妹：妳找死！……（自嘲地）其實是比較像祖孫啦，這樣滿意沒？

姊姊：哈。

短沉默。

姊姊：不過他看起來本來就滿成熟的感覺。

妹妹：會嗎？還好吧！

姊姊：就是，老起來放的感覺吧。

妹妹：（回想狀，被說服）哈……好像是有一點。（頓）但至少，我以前是沒這麼覺得。

兩人一時間不知如何延續話題，氣氛頓時僵冷。

姊姊：（沒話找話狀）嗯，就是說……小時候的審美觀，還有看事物的感覺，跟長大以後再回頭看，好像都會有很大落差。（頓）像以前我覺得我們家客廳還滿大的呀（稍微環顧了四周），結果出國留學回來以後，就覺得，天吶！怎麼變得這麼小、這麼擠呀。

妹妹：我好像知道妳的意思……（笑）但我是一直都覺得很小。

姊姊的手機忽然傳來簡訊聲。姊姊看了看手機。

姊姊：欸，我得回公司一趟。

妹妹：啊？是喔……今天禮拜六耶。

姊姊起身，開始略顯忙亂地為出門做準備。

姊姊：沒辦法，這就是工作，責任制。

妹妹：（有些不屑地）這是掛名「責任制」的「超時工作」吧？

姊姊：（略顯生氣）那不然，我不要做呀，看妳們誰要來養這個家……（邊收拾東西邊說）看誰要來付房貸、生活費、水電費、電話費、瓦斯費、噢還有各式各樣的……

妹妹：（打斷）姊……我不是那個意思啦。

沉默。

姊姊：嗯，我知道。

姊姊確認東西都帶齊了。

姊姊：好啦，我要出門了。

妹妹：好……路上小心。

姊姊走至門口，遲疑了片刻，還是決定回過頭。

姊姊：不過，妹，不是我想說妳……妳是不是真的應該趕快找個事情做啦？（頓）大學都畢業快一年了，妳也不想老媽一天到晚念妳吧？連我都嫌煩了。她一天到晚要我督促妳，妳知道嗎？

妹妹：好啦……（刻意看著電視以避免與姊姊視線交會）我會再看看啦。

姊姊：又是再看看，唉。

姊姊轉開門把，離開客廳，把門關上後離場。

妹妹望著姊姊離去的背影出神，似乎在想些什麼。

第二場

場景：

客廳。

電視仍開著，妹妹在沙發上睡著了。

母親上場，手上提著數個塑膠袋，裡面是一些食材及瑣碎的生活必需品。

她佇足在家門前有些吃力地掏出鑰匙開門；妹妹因門把轉動的聲響而驚醒，
下意識地趕緊睜開雙眼。

妹妹：（逐漸清醒）媽……妳回來了喔。

母親：（表示同意）欸，（頓）啊妳姊姊哩？

妹妹：她去公司了。

母親：又去公司？

妹妹：對啊。

母親走入廚房區域，開始整理剛買回來的東西，將它們歸類等。

母親：那她晚上要回來吃飯嗎？

妹妹：我不知道耶。

母親：（些許責備的語氣）那妳怎麼沒有問她？

妹妹：我哪記得要問這麼多……而且她那時候自己應該也不知道吧。

母親：那你打電話問她一下啊。

妹妹：好啦，我等一下問。

母親關閉冰箱，愣了愣，不久後再次開啟，似乎在為晚餐要準備什麼而煩惱。

母親：（開始切肉，趁空檔朝妹妹喊）啊妳現在又沒在做什麼，為什麼不現在問？

妹妹：吼喲，好啦，知道了啦。

妹妹拿出手機操作了一會兒。接著她放下手機，從茶几上拾起電視遙控器轉台。

除了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之外，舞台上頓時鴉雀無聲。

（以下兩人分別從廚房及客廳互喊。）

母親：（打破沉默）啊妳是問了沒啊？

妹妹：問了啊，她還沒回。

母親：還沒回？什麼意思？是電話沒接嗎？

妹妹：不是啦，我已經 line 她了啦。

母親：爛？什麼爛？

妹妹：吼，不是啦……就……（顯得不耐）反正就是已經問了，她回了我就會跟妳說了咩。

短沉默。

母親：（半自言自語）最討厭現在你們年輕人講話，沒事就要咩來咩去的，不曉得是在咩些什麼東西。也是很奇怪，我看妳姊姊講話也不會這樣啊，妳到底是跟誰學的？

妹妹背對著在廚房的母親，不耐煩地翻了翻白眼，沒有回話。

母親：欸，妹啊，妳去幫媽買瓶醬油好不好？家裡的快沒了我沒注意到……啊，那再順便買一盒雞蛋好了，剛才我忘了買……反正都要坐一站車。

妹妹：吼，不要啦，我去 Seven 幫妳買就好。

母親：（停下動作，較大聲地說，反彈的語氣）為什麼要去 Seven（發音近似「ㄌㄟ・ㄨㄣˇ」）買？你們年輕人怎麼都這麼愛去 Seven？那邊貴那麼多，扣掉車錢都划不來！

妹妹：（抱怨）媽，妳都沒有考慮到時間，時間就是金錢耶。

母親：（頓）那妳的時間是嗎？

妹妹：我！……

妹妹直覺地想反駁，卻發現自己無話可說，一時間語塞。

妹妹：吼啲，反正……今天星期六人那麼多，我不要去人擠人啦！

母親：（皺眉，有些生氣）欸，我剛剛也是這樣人擠人回來的捏，手上還大包小包的一堆東西……而且妳姊姊也是每天都這樣人擠人上下班的啊，就妳一個天天窩在家裡，難得麻煩妳出門一趟就怨言一大堆？

短沉默。

妹妹：（用遙控器關閉電視，表達不滿）吼啲！去就去咩。

母親：妳看看妳，又來了！講話就好好講，不要在那邊一下啲來啲去，一下咩來咩去的，實在是吼……

妹妹不想理會母親的嘮叨狀，拿了錢包和鑰匙，披了件薄外套就準備出門。

妹妹：（打斷母親）醬油、雞蛋，還要什麼啦？

母親：（想了想）沒了啦，就這樣。

妹妹：那我出門了。

母親：（頓）欸，過馬路要小心喔，禮拜六路上車子很多，而且都跟瘋子一樣開得很快……

妹妹不等母親說完便奪門而出。

在大門關閉的聲響傳出後，母親輕嘆了一口氣，半晌後繼續切肉。

第三場

場景：

客廳。

母親仍在廚房區域準備晚飯。

妹妹提著一個塑膠袋上場，裡面是一瓶醬油及一盒雞蛋。她神色緊張地試著用鑰匙開門，握著鑰匙的手微微顫抖，一不小心讓鑰匙墜落，便趕緊彎腰撿鑰匙；開門進屋後她匆忙把門關上並上鎖。

母親：有沒有買到？（與妹妹四目相覷）妳怎麼啦？怎麼臉色這麼差？

妹妹：好像……好像有人在跟蹤我。

母親：（挑眉，質疑的口吻）啊？跟蹤？不會吧。

妹妹：是真的，真的好像有人在跟蹤我。

母親走至門前，透過門上的貓眼往外看了看，但未看見任何動靜，便不以為意地走回廚房區域。

妹妹將塑膠袋交給母親。

母親：會不會是妳太敏感啦？（接過塑膠袋，低聲碎念起來）唉喲，妳怎麼又買塑膠袋？浪費錢。

妹妹：妳不相信就算了。

母親：啊妳姊姊回了沒？

妹妹：她說叫我們不要等她，幫她留菜就好，她會回來吃，可是會很晚。

母親似乎因聽見什麼聲響而突然停下動作，接著抓起鍋鏟就朝牆壁（或者流理臺，視舞台情況而定）連續敲打了數下，發出規律且刺耳的噪音。

妹妹：媽……妳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母親：剛剛妳前腳才剛跨出門，隔壁那個賤女人又開始乒乒蹦蹦，（越說越激動）

我告訴妳，她根本就是故意的！那沒關係啊，（朝隔壁方向，刻意大聲）

要吵大家一起吵，誰怕誰！

妹妹：（冷漠、不以為然地）媽，妳這樣吵到的是我們自己。

母親：那我問妳嘛，妳有什麼辦法解決沒有？

妹妹：我哪知道。

母親：那妳幫不上忙就不要阻止我！

一說完，母親又奮力敲打了幾下。

沉默。

母親：還是以前妳大表哥他們家比較安靜。

妹妹：對了，媽，我正想要問妳……妳還有在跟表姑姑、表姑丈他們聯絡嗎？

母親：沒有咧，很久都沒聯絡了。其實那些遠房的親戚，本來也就不太熟……（頓）

更何況妳爸爸現在也不在了。

妹妹：嗯……我想也是。

母親：怎麼突然問這個？

妹妹：沒有啦，沒什麼事……我只是好奇隨便問問。

妹妹本想往沙發移動，但臨時想起應再次確認大門是否已上鎖，便轉身往門口走。確認完畢後才稍微放心地往沙發移動，並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順手拾起茶几上的遙控器打開電視。

電視上播放著小學校園欲加裝監視器但經費不足的相關新聞。

母親：一回來就知道看電視……我問妳，妳工作到底找得怎麼樣了？

妹妹：（刻意看著電視以避免與母親視線交會）就還沒有下文，妳不要一直問，很煩。

母親：（皺眉）到底是有沒有在找啊？

妹妹：（敷衍）有啦。

母親：（懷疑）真的有？

妹妹：（不耐）對啦。

母親開始洗菜。

一陣沉默。

母親：（邊洗菜邊說，半自言自語起來）還是妳爸爸說得對，讀文的將來會找不到事情做，會餓死。說起來還是妳姊姊厲害，自己申請到獎學金去美國讀理工，一回來就有外商公司的工作等著她，薪水又高又穩定，而且公司離家裡也滿近的，唯一缺點就是太常加班……不過公司福利真的很不錯，每年還有員工旅遊……

妹妹：（受不了狀，打斷母親，準備起身）我要回房間了。

母親：（想到什麼，趕緊開口）欸，那我上次跟妳說的那個，妳還是去一下吧！

妹妹：妳是說……（頓時明白母親所指，一口回絕）吼，不要！我沒興趣。（不平）而且妳怎麼就不會叫姊姊去？

母親：她又不需要，現在讓人擔心的是妳耶。

妹妹：反正我是真的沒有興趣。

沉默。

母親：（警告的口氣）再過個幾年，就是別人對妳沒興趣了我告訴妳。

妹妹：無聊！

妹妹憤而起身，扭頭回房（離場）。

第四場

場景：

妹妹與姊姊共用的房間，兩人有各自的書桌及單人床。

妹妹與姊姊在房間，妹妹操作電腦，一手使用滑鼠、一手托著下巴，不經意地瀏覽網頁；姊姊則在報紙上圈選出特定的廣告。

姊姊：妹，妳到底為什麼不想工作呢？

妹妹：我並沒有不想工作，ok？

姊姊：那經濟不景氣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是真的有這麼難找嗎？我看報紙上隨便圈都還是很多適合妳去應徵的呀。（頓）欸，還是妳想繼續讀研究所？妳總得選一個吧。

妹妹未作回應。

沉默。

妹妹：姊，有沒有什麼工作，是可以不用出門，在家就可以做的？

姊姊：（頓）天吶！

妹妹：怎樣？

姊姊：妳怎麼會這麼懶！

妹妹：這不是懶不懶惰的問題好嗎！……妳認真回答我啦。

姊姊：不用出門就有錢賺（思考狀）……呃，這種工作應該真的很少。（短頓）

那些誇張的廣告都是騙人的，妳聽聽就好……什麼在家點點網頁就可以月入十幾萬，妳信？

妹妹：是不信啊。

姊姊：還是腳踏實地點的好。

沉默。

妹妹：像是爸那樣嗎？

短沉默。

妹妹：還是像大表哥那樣？

姊姊：（立刻回應）那些都是意外。

妹妹：妳說爸那是意外……ok，我接受……（頓）那大表哥呢？

姊姊：（頓）妳到底想要說什麼？

沉默。

妹妹：算了，沒事。

姊姊：好啦，我看就是這些，（將圈選好的報紙遞給妹妹）妳自己拿去看看吧。

妹妹：（接過報紙，嘀咕）現在都有 104 了，誰還在報紙上找工作。

姊姊：誰不知道有 104，但問題是，妳有在找嗎？都幫妳圈出來弄好好了還嫌。

妹妹：好啦，謝謝啦。（頓）謝謝姊。

短沉默。

妹妹：欸，姊，那我現在跟妳說認真的喔……（頓）妳覺得我嘗試看看寫作怎麼樣？

姊姊：寫作？妳是說……像是寫小說之類的？

妹妹：對啊，寫小說。

姊姊：（頓）妹，不是我想潑妳冷水……妳的文筆是還不錯，可是妳生活經驗這麼薄弱……會不會寫不出什麼深刻的東西……

妹妹：姊，這妳就不懂了，寫作是要靠想像力的。

姊姊：（懷疑的態度）那妳很有想像力嗎？

妹妹：（不服氣）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姊姊：妳當然可以試……但最好還是先找個正職。（頓）寫作這種東西，當成興趣寫寫就好了吧？妳要想把它當成飯吃……嗯，我看是真的很難……妳又不是什麼有名氣的作家。

妹妹：姊，妳不覺得妳根本本末倒置了嗎？（抗議）我就都還沒有開始寫，是要怎樣越級成為（刻意強調）「有名氣」的作家啊？

姊姊：（頓）嗯，也是。

短沉默。

妹妹：（突然有些興奮，語氣中藏著期待）欸，我是覺得，我可以寫愛情老梗打天下的偶像劇啊，就是……妳也知道嘛，就是大家都愛看的那種。（想到什麼）《太陽的後裔》妳曉得吧？前陣子很紅的那部。

姊姊：噢，是有聽過，不過沒看過。

妹妹：（輕鬆狀）那部的編劇自己在戲裡面就說過啦，「所謂的電視劇，只要有95%的一成不變和5%的新鮮感就行了。」

沉默。

姊姊：妹。

妹妹：嗯？

姊姊：我是真的覺得，妳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妳說妳想寫愛情劇？Ok，sounds good，那我先問妳，妳的戀愛經驗豐富嗎？有談過幾場戀愛？妳為什麼覺得妳可以把愛情故事寫得很好？觀眾、讀者憑什麼要買妳的單？

妹妹：哼！沒談過很多場戀愛又怎樣？就跟妳說寫作是靠想像了。

姊姊：（頓，緩緩地說）沒有真實生活經驗當作基底，我真的不覺得妳會寫得多好……

妹妹：（打斷，不滿）懶得跟妳講了啦！

沉默。

姊姊：不然妳乾脆聽媽的，去聯誼看看……

妹妹：（糾正）那根本就是相親好不好。

姊姊：相親、聯誼，意思還不都一樣。

妹妹：現在都什麼年代了，我才不要。（頓）而且，姊，妳自己不是都跟我說過，說女人應該要有自己的事業……就算將來結了婚、有了小孩，也不應該放棄工作……不是嗎？

姊姊：嗯，我是這樣認為，人應該要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重心，男人女人都一樣。

妹妹：（抱怨）那妳跟媽幹嘛老是因為我還沒在做事，就想把我嫁出去啦！

姊姊：（頓）我們是擔心妳。

妹妹：（諷刺）那還真是謝謝妳喔。

短沉默。

姊姊：而且妳也沒有什麼一技之長，真的很讓人擔心。

妹妹：（敷衍地認同）嗯哼、嗯哼。

妹妹將螢幕關閉，若有所思地盯著黑壓壓的螢幕發愣。

沉默半晌。

妹妹：可是，姊……就是……嗯……其實我最近常常在想……（猶豫）會不會……一輩子都不要結婚、不要有小孩，會比較好……（頓）這幾年，那種新聞真的好多……

姊姊：（未意識到妹妹真正的意思，不假思索地回應）哎呀，妳不要想太多了。

妳還這麼年輕，我都還沒想到這麼遠哩，妳就在煩惱這些了，也未免太杞人憂天。

姊姊打了個哈欠，接著離開書桌，爬上床。

妹妹：妳要睡了喔？

姊姊：我明天還要早起，哪像妳。

姊姊盤坐在床上，拿出手機設定鬧鐘；妹妹開啟書桌上的檯燈並幫姊姊關閉房間日光燈。

（燈光變化。）

妹妹：姊，那妳覺得，我們人類……（顧左右而言他）有資格決定自己……（提到重點）或是別人的生死嗎？

姊姊：妳現在是在講法律還是犯罪相關的東西嗎？還是什麼……

妹妹：沒有啦，倒也不是……

姊姊：（突然想到什麼，打斷）欸，不會吧！

妹妹：怎麼了？

姊姊：（頓，驚訝地問）妳……懷孕了？

妹妹：屁啦！

短沉默。

姊姊：講話真難聽欸妳。（頓）不是就好。

沉默。

妹妹：我只是覺得……我們人類，這個號稱主宰整個世界的唯一物種……卻對我們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命運……都好沒有掌控力的感覺。

姊姊：妳真的不要再想這些有的沒的了。主宰歸主宰，但人不是上帝，也不會有
一天變成上帝。妳太鑽牛角尖的話，日子遲早會過不下去。

沉默。

妹妹：姊，那（欲言又止）……算了，沒事了……晚安。

姊姊：嗯，那晚安了。

第五場

場景：

客廳。

母親穿著外出鞋在客廳賣力原地踏步，時而跳躍讓雙腳同時重重落地，刻意發出噠噠噠及砰砰砰的噪音。

妹妹睡眼惺忪從房間走進客廳。

妹妹：（抱怨）媽，妳在幹嘛啊？

母親：（停下動作）欸，妳起來了喔，今天怎麼這麼早。

妹妹：還不是被妳吵起來的。

母親：（自故自地）不過也不早了，妳姊姊老早出門上班去了。好啦，快點去刷牙洗臉，然後趕快去吃早餐。

妹妹：我還不餓耶。

母親：（質疑）睡了一整晚，怎麼可能會不餓？

妹妹：就真的還不餓嘛。

妹妹往浴室走去，離場。母親繼續原地踏步。片刻後妹妹回來，將母親已準備好並放置在廚房區域的早點端至茶几，坐在沙發上用遙控器打開電視。

母親：（責備）嘖，又在吃飯配電視。

妹妹：我是要看新聞啦。

母親：妳真的是二十四小時都離不開電視捏！

妹妹：最好是有這麼誇張，啊我是都不用睡覺喔？

母親拿妹妹沒辦法狀。

短沉默。

母親：欸，對了，我有東西要給妳看。

母親將外出鞋脫下並歸位，回到自己房間（離場）。回來時手上拿著一小

疊相片。

母親：（興味盎然地）妳來看看這幾張，有沒有哪個特別順眼的？

妹妹：（短頓，旋即會過意來）吼！我不想看。

母親：（將相片攤放在茶几上，一字排開）妳就看一下嘛……（雙眼一亮，興奮起來）欸欸，妳看一下這張，長得跟妳大表哥很像捏！

妹妹愣了愣，未作回應。

一陣沉默。

母親頓時發覺自己過於輕浮，顯得不妥，趕緊轉移焦點。

母親：啊……那個……那妳先看，我先去關一下窗戶……（走至窗邊，將窗戶頗用力地關上，抱怨起來）樓下那個老不死的畜牲又在屋子裡抽菸，菸味都飄上來了。

妹妹：媽，妳不要一天到晚沒事就罵人家畜牲好不好。害別人吸到二手菸當然是很討厭啊……可是說到底，抽菸又不犯法。

母親：不犯法？（激動起來）不犯法可是嚴重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妹妹：總比那些殺人放火強暴虐殺動物的好吧。

母親：唉呀！妳不懂啦。那些事情吼，只會出現在新聞上，問題是我們天天都在吸他的二手菸！（義正詞嚴）妳知道經常吸到二手菸，會導致我們罹患癌症的機率增加到三十七倍嗎？

妹妹：（懷疑）三十七倍？（嘀咕）這數字到底是怎麼來的……所以是上禮拜的健康講座教的？問題是我根本就沒聞到啊。

母親：那是妳鼻子有問題。

妹妹：還有，媽，那些事情……（彷彿另有所指）從來都不只出現在新聞上，而是每天都真實發生……只是遇到的不是妳、不是我，所以才感覺好像是發生在平行宇宙的事情一樣……（頓）所以，才好像都可以那麼事不關己的看待。

母親一時接不上話。

沉默半晌。

姊姊突然匆忙上場，手上拿著一封信。她掏出鑰匙開門進屋；妹妹與母親因聽見門把轉動的聲音而感到訝異。

妹妹：姊？……妳怎麼會這個時候回來？

姊姊：（有些喘）我忘了拿下午開會要用的資料。

妹妹：是妳桌上那個文件夾嗎？

姊姊：（正要脫鞋）對。

妹妹：欸，不用脫，我去幫妳拿。

妹妹快步走進房間（離場）。

母親：（對姊姊）啊等下要中午了，要不要吃了飯再走？

姊姊：不行啦媽，我專案都還沒弄完，得趕快回去弄。而且現在才十點多，怎麼可能翹班翹那麼久。

母親：這樣喔……那妳自己要記得吃飯捏。

姊姊：我知道啦，我會吃。

妹妹拿著文件夾上場。

妹妹：是不是這個？

姊姊：對、對，就是它，謝謝。（接過文件夾，對妹妹）對了，妹，有一封妳的掛號信（將信件交給妹妹），剛才警衛大哥交給我的，好像是法院寄來的，還滿奇怪的……妳看一下是什麼事。（對母親）好啦，媽，那我先走了。

母親：好啦，路上小心。（頓）要注意車子喔。

姊姊轉身離開。妹妹把門關上，手上拿著信件有些尷尬。

母親：（頓，對妹妹）啊那是什麼信？（頓）法院怎麼會寄信給妳？

妹妹：唉呀，妳不要管啦。

妹妹拿著信件匆匆回房（離場）。

母親有些憂心地望著妹妹離去的背影。

第六場

場景：

客廳。

姊姊手上拿著一小疊 A4 大小的紙張，是妹妹的小說作品。姊姊正在閱讀，
妹妹靜靜坐在一旁。

姊姊：（讀完最後一頁）我看完了……這還只是開頭而已嘛。

妹妹：對啊，這還只是前三章，其他的我還在寫。（頓，顯得興奮）所以妳覺得
怎麼樣？

姊姊：好像就……高富帥愛上平凡女那一類的，愛情老梗的發展吧。

妹妹：（聽到姊姊的評語，感到失望）啊它本來就是啊……我之前不是就講過了。

姊姊：（頓）感覺取代性太高，都是別人寫過的東西的感覺。

妹妹：（不服氣）但很多創作都是這樣的好不好？現在是 21 世紀，根本就已經沒
有所謂百分之百的原創了。

姊姊：這樣嗎？

妹妹：說起來才好笑，基本上每個人都嘛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創作……可是每
當有人寫出一點相似東西的時候，其他人就愛集體轉過頭，大言不慚的指
著那個人的鼻子，尖聲控訴（戲謔地裝腔作勢）「就是他把整頭巨人都據
為己有了！」

姊姊：就是見獵心喜、五十步笑百步就對了？

妹妹：（頓，似乎另有所指）他們彷彿只是想找到一個能夠落井下石……然後肆
無忌憚的苛責的對象……好像在 FB 或者 PTT 上大肆批評別人的時候，就
會顯得自己比較高尚、比較優越……但問題是，又有誰不是站在制高點倚
靠著前輩的智慧在寫？

姊姊：嗯……好像還滿有道理的。只是這種事情，應該還是要看內容、比例之類
的吧？

妹妹：（突發奇想）欸，除非有人一輩子都不曾看過別人的作品，從來沒有看過

電視、從來沒進過電影院……也從來沒有讀過任何一本書、任何一篇文章……（自我懷疑）不過如果真的那樣，應該也不太可能寫作吧？

姊姊：那樣不就變成文盲了，應該很難寫吧。

妹妹：可不是？（頓）欸，姊，妳今天難得認同我耶！

兩人對彼此開懷地笑了；但氣氛很快又冷落下來。

妹妹：對了，姊，我有件事情想要問妳。

姊姊：嗯？什麼事？

妹妹：就是，妳跟保險……熟嗎？

姊姊：妳說保險？什麼樣的保險？

妹妹：就是……（頓）假設我出了什麼意外的話，妳跟媽能夠受益的那種保險。

姊姊：唉喲！妳怎麼又在那邊胡思亂想。

妹妹：這哪是什麼胡思亂想。

姊姊：妳這想法，最好不要讓媽知道。

妹妹：我也沒打算讓她知道好不好。

姊姊：不管是壽險還是意外險，對妳來說都還太早。

妹妹：（不以為然）會嗎？「天有不測風雲」，沒聽說過嗎。

姊姊：我看妳乾脆去找保險推銷員的工作算了。

妹妹：我才不要。

姊姊：（調侃）說不定會意外的適合妳喔。

妹妹：屁！

窗外（舞台左側）忽然傳來高中生的聲音。

高中生：我回來了！幫我開門！

姊姊：（笑，感到有趣）隔壁棟一樓家的小孩又回來了。

妹妹：（冷漠）他每次回來都要這樣昭告天下。

妹妹不自覺地走至窗邊。

姊姊：他爸媽為什麼不幫他配副鑰匙呢？

妹妹：相信我，我也很想知道。

窗外傳來大門開啟及關閉的聲音。

妹妹：（面向窗外）他每次都是這樣，低著頭，邊走路、邊滑手機……有一次，

我看到他差點把正在舀水的警衛大哥給撞到池塘裡。

姊姊：是喔？就是走路不看路，不長眼就對了。

沉默。

妹妹：（仍面向窗外）我不懂……他為什麼可以這樣。

姊姊：（不解）嗯？什麼意思？

妹妹：（半自言自語地）他為什麼到現在……都還可以這麼無所謂的走著……他

不知道這個樣子……是很（試圖尋找適合的形容詞）……是很……（找不到更適合的形容詞）是很可怕的嗎……

沉默。

妹妹：之前還有一個新聞。

姊姊：什麼新聞？

妹妹：有一個清寒學生考上台大……台大什麼系我忘了，反正報導就是說他從來沒有補過習，因為家裡沒錢。他讀書的方法是週末的時候去搭火車，然後在火車上 K 書。

姊姊：欸，這新聞我好像有印象。是不是說他都會去買最便宜的車票，好像是區間車吧，然後從台南還是哪裡坐到台北之類的，然後到站了他也不出站，就直接再一路坐回去。

妹妹：對，然後這樣一整天他只吃一個便當，讀累了就在車上睡個幾十分鐘再爬起來繼續讀，就這樣讀一整天，然後每個週末都是這樣。

姊姊：（佩服的語氣）說真的，很有毅力呀，難怪能考上台大。

妹妹：可是……（頓）當他在車廂上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到底……他怎麼能夠……怎麼能夠就這樣……閉上眼睛……

短沉默。

妹妹：（出神）難道，他們都不知道……閉上眼睛……（不自覺地搖頭）不……不能閉上眼睛……怎麼可以閉上眼睛……

姊姊：妹……妳到底怎麼了？（頓）妳還好嗎？

妹妹彷彿聽不見姊姊的聲音，直到短暫沉默後，門鈴驟然響起，妹妹才稍稍回過神。

姊姊前去開門。

姊姊：媽，妳回來了喔，今天比較早。妳又忘了帶鑰匙？

母親：我沒忘啦，想說妳們都在家我就不用帶啦。

妹妹：（緩緩轉頭望向母親）媽……妳回來了……

母親：（興奮起來，未注意到妹妹的異狀）欸，我跟妳們講喔，以後我們全家要一起來運動！

姊姊：運動？今天講座的主題嗎？

母親：對啊，講師說人就是要動，要動才健康！她今天教那個什麼「三三三法則」……我跟妳們講，就是每個禮拜要運動三次，每次都要三十分鐘，然後每次運動心跳都要跳到三百下。

姊姊：呃，應該是一百三十下吧？

母親：（篤定）不是啦，是三百下，講師說的。

姊姊拿出手機查詢資料。

妹妹：媽……（恢復正常）不可能是三百下啦。

母親：（有些生氣）吼，妳們不信就自己去聽她講啊。

妹妹：沒有人說不信啊，只是說不定根本就是她講錯了呢？

母親：欸，人家可是講師捏，是專家！怎麼可能會講錯！……（走入廚房區域倒水喝，抱怨起來）啊我叫妳們跟我一起去聽，講過不知道多少次了，就是叫不動捏，那個又不要錢。

妹妹：那個那麼無聊，誰要去聽啊。

母親：（對妹妹）尤其就是妳啦！妳姊姊平常還要上班，就妳每天都窩在家裡，也不出門找工作還是找點事情做，遲早會窩出病來。

妹妹：（不以為然）誰說宅在家裡就會生病的。

母親：（怒）這可是妳爸爸說的！

姊姊：（看著手機螢幕說）媽，真的不是三百下啦……是一百三十下。妳知道人在靜止的時候，平均一分鐘大約是跳幾下嗎？

母親：（不感興趣狀）我哪知道？大概就是一、兩百下吧……（頓）欸，好臭喔！
（捏住鼻子）那個老畜牲又來了！

母親急忙去關窗戶。

妹妹：（小聲地問姊姊）姊，妳有聞到嗎？

姊姊：（小聲）其實我沒有聞到……可能媽對這方面比較敏感。

妹妹：（小聲）我也沒有聞到。

母親忽然像是想到什麼點子似的，走至門口將外出鞋穿上。

妹妹：媽，妳還要出門喔？

母親：沒啦，我想說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啊。

妹妹頓時會過意來，露出「噢，又來了」的無奈表情，姊姊則一臉困惑。

穿妥後，母親開始賣力踏步，發出噪音，表情夾帶著怨恨。

妹妹：（抱怨）吼啣，好吵喔！

母親：（無視妹妹的抗議，對著地板自言自語地碎念）吵死你！……吵死你！……
吵死你！……

母親加速，越踏越快——達到極限時，母親停下步伐，氣喘吁吁，上氣不

接下氣地往沙發移動，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姊姊：媽，還很喘先不要太快坐下……

母親：（沒理會姊姊，喘）這樣……這樣……也算是運動吧……呼……趕快來量一下……

母親一手按在胸口，抬起頭看著時鐘暗數自己的心跳。姊妹兩人默默望著母親，不知該作何反應。

一陣詭譎的肅靜。

驟然間，隔壁傳來桌椅刻意被拉動的噪音。

短暫停止後，噪音再次響起——但這次變本加厲且持續許久，非但不停止，更有刻意的腳步聲及硬物撞擊牆壁、地板（即樓下的天花板）的聲音加入。

母女三人面面相覷。

燈急暗；所有聲響同時停止。

Intermission

第七場

場景：

健身房的健身車區域。

妹妹與姊姊各自操作一台立式健身車。妹妹邊使用手機、邊若有若無地踩著踏板，姊姊則顯得較妹妹認真；惟兩台健身車阻力皆調整至最低，故踩起來非常輕鬆，亦可正常交談不至喘息。

從穿著及動作熟練度可看出，兩人較像是在「體驗」健身房，而非有固定運動習慣、前去運動健身的健身房常客。

妹妹：（抱怨）欸，姊，所以到底為什麼會變成是我們兩個來這裡運動啊？

姊姊：媽也是好意呀。

妹妹：是她自己提議說要（強調）「全家人」一起運動的耶。結果哩？又在那邊臨陣退縮，搞屁啊！

短沉默。

姊姊：妹，妳不要講那些粗話好不好，很難聽。（頓）媽她是想省錢，所以才不來的。

短沉默。

姊姊：她跟我說……（頓）她覺得她來是在浪費錢。

妹妹：（頓，接著不經意露出慚愧神情）喔喲……媽她幹嘛這樣啦……她那個年紀的人，才應該好好規律的運動好不好。

姊姊：她就是覺得說，如果是她來的話，就是一種奢侈的行為，很不划算什麼的……

沉默。

妹妹：不過媽那天真的很誇張耶，搞到連警察都來按我們家門鈴了。

姊姊：（不平）可是明明隔壁還有樓下的也是故意在那邊吵。

妹妹：（無奈）誰叫是媽先開始的。

沉默。

姊姊：有時候，我感覺……媽好像比妳還需要……就是，get a life。

妹妹：（有些不服氣）我本來就是個有 life 的人好嗎。（頓）不過，媽她哪有辦法有什麼 life 不 life 的……

姊姊：我覺得她真的需要找點事情做，不然生活都沒有重心，只是在 routine 的勞動跟瞎忙而已……我寧願她都不要去煩惱做菜的事情，不要每天忙著洗衣服、曬衣服、掃地、拖地那些瑣碎的事……說真的，我寧可那些事情我多花點錢都沒關係，要每餐都買外食也無所謂，只要能讓媽去找她有興趣、有想法的事情做……（靈機一動）欸，乾脆妳鼓勵媽跟妳一起寫愛情小說好了？

妹妹：（噗哧地笑出聲來）哈！

姊姊：（頓）怎樣？很好笑嗎？

妹妹：妳說，妳要媽去寫愛情小說？對啊，很好笑，而且是非常好笑！

姊姊：是有沒有這麼好笑。

妹妹：（暫時停下健身車，對姊姊）姊，我們現在說的可是媽耶，妳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如果是手工藝之類的話，那還有可能……但妳自己想像看看嘛……媽耶！……寫愛情小說？……怎麼可能！

短沉默。

姊姊：（突然也噗哧地笑了出來）……（苦笑）唉，好吧，我好像被妳說服了。（頓）我想，並不是不可能……只是恐怕不太容易。

妹妹繼續踩健身車。

一陣沉默。

姊姊：（低頭看健身車）欸，我們這樣騎到底對不對呀？我的腿怎麼都沒有酸的感覺？

妹妹：姊……（頓）其實有時候，我會很害怕自己……（頓）會漸漸變得像媽那樣。

姊姊：啊？像媽哪樣？

妹妹：就是……嗯……比如說去 Costco 買東西好了，結果沒試吃到全部的攤位，就會覺得很吃虧、很倒楣，好像全世界都她欠她好幾百萬一樣，然後還會因此懊惱不已整整一個禮拜，那樣。

短沉默。

妹妹放下手機，朝前方望去。

（以下，妹妹逐漸調高健身車的阻力，並越踩越吃力，表情也因此越顯猙獰——但除此之外，妹妹看似不帶任何情緒。）

妹妹：或是，當這顆已經快被人類玩壞的地球上，又發生了一些事情……（頓）
不管是國內外的社會事件……還是環境被破壞的程度之類的……或者像
科技上的突破啦、全球經濟衰退、國家政黨輪替等等的一切……她都還是
可以只關心住在隔壁的姦夫淫婦吵不吵、住樓下老不死的畜牲抽菸臭不臭、
一樓早班的臭臉警衛又沒跟她打招呼怎麼還不去死一死，這三件事情，那
樣。

妹妹停下健身車，稍喘。姊姊見狀也跟著停下來，默不作聲地看著妹妹。

兩人誰也沒有說話，就這樣過了一會兒。

妹妹：（喘息平復）媽她從來都不會說她想要去學什麼東西，或是將來想要做什麼，也從來不會去堅持什麼事情……她就只知道一天到晚催我去找工作，要不然就是去相親、去找個好人家嫁什麼的……（頓）可是妳知道嗎？媽她根本就不曾思考過，人，到底為什麼要工作？除了錢，除了名利、社會地位這些東西，人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活？人生到底應該要用來追求些什麼？（短頓）除了賺錢之外，工作的本質又到底是什麼？組織一個家庭的意義又在那裡？（頓）對於這些，媽總是可以那麼理所當然的……處於一種（尋

找字眼)……一種全然無知的狀態……(長頓,轉抱怨)然後每次去聽完那個什麼鬼講座,回來就知道要一直講、一直講,別人怎樣講,就她怎樣信,把那些根本不曉得是從哪裡請來的講師通通當成是神一樣的存在……對那些有的沒的八股訊息,永遠都是照單全收,完全不願意去查證,也完全不會去思考……就只差沒掏腰包買他們推銷的(戲謔地強調)「神奇能量水」了……(頓)然後好笑的是,每次媽這種正經八百的偽勸世洗腦行動,也都只有三分鐘熱度而已……到了下個禮拜天,演講的主題換了,我們家要流行的話題也就要跟著換了。

沉默。

姊姊:(會心一笑)上星期是「吸二手菸有害身體健康」,這週是「三三三運動法則」……

妹妹:(無奈)不曉得到了下個禮拜天,又要換成什麼了。

姊姊似乎想說些什麼,欲言又止。

沉默半晌。

姊姊:(還是決定開口,緩緩地)那是因為……(猶豫)因為一直以來,媽的世界……(頓)媽的青春、媽的人生……就是爸爸呀。(長頓)現在爸走了……她就變得好像不再是她自己……好像必須一直去找些什麼東西來填補空洞……不然她就好像不是完整的自己。

妹妹朝姊姊瞥了一眼,發現姊姊也正看著她,下意識地趕緊別過臉以中斷

與姊姊的眼神接觸。

妹妹：姊……（頓）我不知道我這樣是不是有點不太正常，還是怎樣的……就是……最近，我好像也越來越覺得……我好像不再是……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姊姊有些擔憂地持續看著妹妹；妹妹低下頭望著健身車出神。

妹妹：這個世界……好像已經變了。

第八場

場景：

客廳。

妹妹與母親在客廳的廚房區域，妹妹難得在幫母親準備晚飯。

母親：啊所以怎麼樣，健身房好玩嗎？

妹妹：（冷淡）媽，健身房不是去玩的，是去運動的。

母親：對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去運動好玩嗎？

妹妹：（不耐煩）吼，媽，妳好像沒有聽懂我的意思耶……（像是想到了什麼，稍作猶豫後，態度轉變）嗯……不過妳說的也是沒錯啦……有研究指出，運動會產生腦內啡，會讓心情變好……所以會覺得好玩是真的。

母親：腦內啡，是喔……我以為是不要天天窩在家裡，出去流流汗心情就變好了。

沉默。

妹妹：媽，我跟妳說喔，妳才真的應該要去運動的。健身房一年的會費……呃，

雖然是很貴沒錯啦，可是其實……

母親：（搶話）我就不必了啦，妳們年輕人去就好。

沉默。

妹妹：那不然，看姊下次什麼時候有連假，我們三個人一起出去走走？

母親：欸妳這邊沒有剝乾淨，要這樣剝，這樣，有沒有……欸對。妳們去就好啦。

（頓）以前妳爸爸帶我們全家出去玩的時候，每次都是我走在最後面跟不上你們……現在年紀又更大了，走不動了啦。

妹妹：欸，還好吧！妳也才五十初頭而已耶。（調侃）而且妳踏地板的時候，體力不是都超好的嗎？

母親：（尷尬地）唉呀，那又不一樣。

沉默。

母親：欸，對了……那個我幫妳報名報好了。

妹妹：什麼東西報……（會過意來）吼，不會吧？我不要去！

母親：（早有準備狀）叫妳一個人去妳一定不去，對不對？所以我幫妳姊姊也報名了。這樣妳們就一起去、一起回，我也比較放心。

妹妹：（驚訝）啊？妳真的幫姊姊也報名了？……Oh my god，妳知道姊姊已經有（話

到了嘴邊趕緊踩剎車，又吞了回去）……

母親：啊？她有什麼？

妹妹：（頓）她有工作啦。（短頓）她有工作啊，哪有時間去這種活動。

母親：（未察覺到妹妹有所隱瞞）哈，啊人家主辦單位又不是笨蛋，當然是辦在週末啊。我有去問過了啦，去的人應該都是正常的上班族比較多……反正妳就是去看看啦，先去看看再說。

妹妹：（嘀咕）講得好像不是上班族就有多不正常一樣……而且到底是要去看什麼？去動物園看猴子嗎。

母親裝作沒聽見，不理會妹妹的抱怨。

妹妹：（嘆息）唉。

母親：嘆什麼氣啦？年輕人就是要有精神一點，不要一天到晚唉聲嘆氣的。還有妳，不要一天到晚駝背（既不重也不輕地拍打妹妹的肩膀），很難看！

妹妹：（被母親拍打後趕緊抬頭挺胸起來）喔喲，我知道啦，（小聲抱怨）我就是會忘記嘛。

沉默。

母親：對了，妹啊……（頓）妳等下可以教我一下，那個什麼智慧手機是要怎樣用嗎？

妹妹：（有些訝異）喔？好啊！可以啊。

母親：上次妳姊姊不是有買了一台給我。

妹妹：對啊，我知道。

母親：我就是想說，（頓）是不是應該要來學一下，現在這種新的東西，會比較

好……

妹妹微笑，未作回應。

母親：啊妳們現在都是用手機上那個什麼……（不確定地）「欸虎逼」（FB）喔？還有什麼（念得彆扭）「爛」（Line）的……那是要做什麼用的？妳等下教我一下。

妹妹：Ok。（興味盎然地解說起來）那我先跟妳說一下喔，那個 Line 是用來通訊的。就是比方說，妳可以傳訊息給我，就是文字訊息，因為現在手機都可以打字嘛。然後我在手機上看到之後，我就可以回妳。

母親：（似懂非懂）這樣喔。

妹妹：或是如果說妳想要用 Line 打電話的話，也是可以，妳就是打開 Line 之後，在 Line 的介面上找一個有話筒符號的按鈕……

妹妹與母親的閒聊逐漸小聲；兩人在廚房的料理工作，似乎逐漸呈現出默契。

燈漸暗。

第九場

場景：

普通的五人座轎車車內；視舞台情況而定，原則上無演出實體車輛之必要。

姊姊坐在駕駛座駕駛汽車，妹妹坐在副駕駛座。

車上播放著音樂，音量適中，如背景音樂，建議為藍調或 Sixto Rodriguez 的 *Sugar Man*（需取得授權）。

姊姊：（刻意字正腔圓，裝模作樣地）My dear sister.....you seriously owe me big time this time.

妹妹：啊？什麼啦？

姊姊：我說，妳這次真的欠我欠大了。

妹妹：唉喲，妳要怪就去怪媽啦。

姊姊：哈……沒有啦，我跟妳開玩笑的。

妹妹：（頓）找死喔！……（擔心）欸，可是這樣，小武哥會不會真的生氣啊？

姊姊：（笑）應該不會啦，他知道我是陪妳去的呀。

姊姊逐漸收起笑容。

姊姊：欸，不過妳應該沒有……跟媽說吧？

妹妹：當然沒有啊，我有那麼邪惡嗎？

短沉默。

姊姊：（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抱怨的語氣，但露出笑容）我記得妳小的時候，
根本就像個小惡魔好不好，一天到晚就知道要打我的小報告。

妹妹：有嗎？

姊姊：（持續回想狀）尤其是妳剛上小學的時候，根本就是個鬼靈精！

妹妹：姊，妳從那麼早就開始討厭我了喔。

姊姊：妳從小就是個小大人的樣子呀，一副欠揍樣。

妹妹：我哪有。

姊姊：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頓，依然笑笑地）其實是還滿可愛的。

妹妹沒預料到姊姊會這樣形容自己，頓時愣住，接著微笑，未作聲半晌。

妹妹：不過，姊，妳真的打算……就這樣一直下去嗎？

姊姊：嗯……我也不知道……其實我最近在想，要不要乾脆跟媽說一說算了。

妹妹：欸，不好吧……媽她絕對會大力反對的。

姊姊：唉，說得也是。

妹妹：也只能祈禱小武哥趕快做出一點成績了……

姊姊：（頓）嗯。

沉默。

妹妹：還要很久嗎？

姊姊：不會喔，應該快到了。

沉默。

妹妹：我其實是希望還要很久。

沉默。

姊姊快速地瞥了妹妹一眼，觀察她的神情。

妹妹：如果可以，我大概寧可一輩子都坐在車上，永遠都不要到。

姊姊：（笑）其實妳真的不用這麼排斥啦，妳知道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活動嗎？就是 blind date。

妹妹彷彿未聽見姊姊的聲音。

妹妹：姊……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

姊姊：嗯？妳是說，等一下的場面嗎？

妹妹未作聲。

沉默半晌。

妹妹：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回到小時候……那個時候，面對所有事情……都可以是無知的……什麼事情都可以不用去多想、不用去煩惱，好幸福……

姊姊意識到妹妹另有所指。

姊姊：妹……（頓）既然遇到了，那也就只能面對了……不然也沒有什麼其他辦法……

妹妹：（打斷）那些人……到底……（頓）到底為什麼可以那麼輕易就說出……那種話。

沉默。

姊姊：台灣就是有一些酸民，看到不幸的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很喜歡幸災樂禍，又特別愛拿放大鏡檢討受害者……

姊姊原預期妹妹會回應些什麼，但妹妹仍一語不發地望著前方不明處，眼神空洞。

姊姊：（自己接話）可是說到底，嘴巴終究是長在別人身上……很多時候，我們真的也不能夠怎樣……（頓）妳必須去習慣。

沉默。

妹妹：姊……我最近真的覺得好怪……時間，明明就是單向性的東西，對吧？可是人的記憶，卻好像不是……明明都已經是快兩年前的事情了……可我就是一直感覺……好像是前幾天才發生的……記憶好像陷入了某種循環……一直讓我（尋找字眼）……讓我無法和這一切產生距離……每天，我打開電視看新聞，我都好怕又會在螢幕上看到什麼類似的事情……我明明就什麼都不想管了……卻總覺得彷彿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在牽引我，讓我不得不每天都去打開電視……去透過畫面、透過聲音來看這個世界……來和這個世界（尋找字眼）……來和這個世界做出某種連結……或是達成某種共識。（頓）某種為了生存的共識。

沉默。

妹妹：（自嘲地）妳一定又覺得，我又在胡思亂想，滿口瘋話、胡言亂語了，對吧？

姊姊沒有回應，彷彿也陷入了思索的漩渦。

交通號誌亮起紅燈，姊姊停下汽車。一陣沉默。

妹妹拿出一小疊相片。

妹妹：對了，姊，妳有看過了嗎？就是……這些相片。

姊姊：我……（回過神）我不用看啦，我只是陪妳去耶。

妹妹：真的不看？

姊姊：對啦，我真的不用看。

紅燈轉綠，汽車繼續向前行駛。

妹妹：（調侃）欸，說不定會有帥哥在裡面喔……說不定會是妳喜歡的那一型喔。

姊姊：（笑）妳少來，我現在在開車也不好看啦……（笑）反正一定都是豬哥的多，不看也罷。

妹妹：哈，妳又知道了。

姊姊：想也知道嘛……如果是條件很好的帥哥，根本就不會來參加這種活動吧？

妹妹：（頓）其實根本不用是條件很好的帥哥……就算是條件不好的帥哥，也一樣不會來啊。

兩人不約而同對彼此笑了笑；但不久後氣氛再次冷卻，更顯得有些空洞。

妹妹：姊，（翻看相片）這裡面……（猶豫）有一張，長得有點像……

妹妹話沒說出口。

姊姊似乎會過意來，未接話。

妹妹：（注意到什麼）咦？

姊姊：嗯？怎麼了？

妹妹：（自言自語地）是什麼時候沾到的……

姊姊：妳說相片嗎？沾到什麼，很嚴重嗎？

妹妹試圖用衣袖將相片上不知名的汙漬拭去，但怎麼也擦拭不掉，便把相片收了起來。她愣怔地望向遠方，半晌後又不死心地將相片拿了出來，再次擦拭；姊姊見狀有些擔心，順手關閉了音樂。

妹妹：（自言自語地）怎麼會擦不掉……怎麼會擦不掉……

妹妹越擦越用力；也越擦越慌張。

妹妹：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動作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快。

仍舊擦不掉。

姊姊：妹……再擦就要擦破了……

妹妹忽然停下動作，仍低頭注視著相片。

一陣夾帶窒息感的長沉默。

妹妹：（突然）「活該！」

沉默。

妹妹：「愛睡嘛，死好！」

沉默。

妹妹：「再滑啊，把命都滑掉了吧？不意外啊，剛好而已。」

短沉默。

姊姊：（不安）妹，這些是……

妹妹：（自故自地）「其實主要還是乘客自己的問題，為何第一時間都沒人要上前制止？每個人都在往後跑是怎樣？這些人都有病喔？活該啦！」

短沉默。

妹妹：「應該是警覺心不夠造成的吧？所以說啦，台灣人就是一點危機意識都沒有，要怪就怪自己吧。」

沉默。

妹妹：「好像在看電影喔，原來 Hollywood 演得都是真的……警察都是最後才出現的，呵呵。」

沉默。

妹妹抬起頭，六神無主地朝遠方望去，看似冷靜——但那是一種刻意的、壓抑的冷靜。

姊姊：妹……

妹妹：（冷笑了一聲）哈！原來啊……錯的都是他們……都是他們自己……

姊姊：妹……

妹妹：都怪他們，要閉眼補眠，要低頭滑手機……還有要怪警察，到場的太慢了……還有其他乘客，怎麼都沒有人在第一時間就見義勇為……這全都要怪他們……

沉默。

妹妹：全都要怪他們自己。

靜默。

妹妹：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我們國家，閉上雙眼，（頓）竟成了一種罪。

第十場

場景：

客廳。

母親坐在沙發上。電視雖是開著，但母親無心觀看。她不時抬頭望向時鐘。

一會兒後，妹妹與姊姊上場。她們欲用鑰匙開門進屋，但發現門沒上鎖；

母親一聽聞門外的騷動和門把轉動的聲音，立刻鬆了一口氣。

母親：回來了喔。

姊姊：媽，我們回來了。

妹妹：（皺眉，責備）媽，妳怎麼又不鎖門啊？

妹妹說完，立刻回身關門並上鎖。

母親：就是在等妳們回來啊，幹嘛要鎖？

妹妹：（嘀咕）現在治安是有很好的嗎。

母親：啊怎麼這麼晚？

姊姊：（注意到時間）咦，真的耶，已經快十一點了。

妹妹：正常吧？每一個都要聊到天是會多快。

母親：啊是喔，（短頓，突然興味盎然地問）所以每個都有聊到喔？

姊姊：（苦笑）有是有，可是每個都只有五分鐘啦。

母親：（好奇，試探地）那所以怎麼樣？狀況如何呀？

妹妹：哪有什麼狀況，就是還滿無聊的啊，跟我想像的一樣。

母親：哎呀，就是說……有沒有認識幾個（尋找字眼）……比較（略強調）「優質」的嘛。

妹妹與姊姊互看一眼，接著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母親一臉困惑。

母親：怎樣啦？

妹妹：（苦笑）媽，妳從哪裡學來的詞啊？

母親：就電視上……還是手機哪裡看到的吧。

姊姊：（笑）媽，妳最近好像有越來越 fashion 了喔。

母親：嗯？（皺眉，自我懷疑地）「飛遜恩」（fashion）？有嗎？

妹妹：（笑）我也覺得有。

姊姊：（轉頭對妹妹）妳知道嗎？媽現在還會 line 我耶，問我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飯。

母親：（笑）那是妳妹妹教得好呀。欸，不過，那個什麼……喔對，「爛」！真的是很方便捏。

妹妹：（往房間走）嘿嘿，現在知道科技跟網路的厲害了吧。

妹妹回房放東西。

妹妹：（從房間）欸，姊，那我先洗澡喔。

姊姊：Ok，妳先洗吧。

妹妹拿著換洗衣物從房間出來，接著走進浴室並關門（離場）；母親望著妹妹的一舉一動，妹妹未注意到。

姊姊也回房放東西並簡單卸妝。母親仍坐在沙發上，若有所思狀。

短暫沉默。

母親：（回頭對姊姊，略小聲）姊姊啊，那個……妳來一下好不好？（嚴肅）我有點事情想要問妳。

姊姊：（從房間）嗯？什麼事啊媽？

姊姊離開房間，走至沙發，在母親身旁坐下。

母親：（壓低音量）就是，妳有沒有覺得，妳妹妹她……最近……好像都……有點怪怪的……

姊姊：怪怪的？怎麼說？

母親：就是……她最近到底在忙什麼啊？工作到底有沒有在找？

姊姊：嗯……我是知道妹最近有在寫小說還是劇本之類的。

母親：（挑眉質疑）啊？寫小說？那是要做什麼用的？

姊姊：（不知如何解釋狀）就……可能會投稿到出版社或者電視台……我猜啦。

母親：她就知道成天不務正業，弄這些有的沒的！所以之前才跟妳講，要妳好好幫我勸勸她啊。

姊姊：我知道啦媽。（頓）不過……（顯得心虛，語氣不肯定）嗯，我是覺得啦……或許可以讓妹試試看這條路……

母親：（立刻打斷，警告的口氣）欸！妳可別鼓勵她喔！要趕快勸她找個穩定的工作做！

姊姊：好啦……這我知道。

沉默。

母親：還有，她最近……是不是惹上了什麼麻煩？

姊姊：（不自覺地頓了頓）沒有吧，應該沒有什麼事情。

母親：欸，妳們姊妹倆不要聯合起來騙我喔，我又不是瞎子……之前法院不是還有寄信給妳妹妹……妳應該知道是什麼事情吧？

沉默。

姊姊：就……（頓）媽，妳也知道嘛……就是，大表哥遇到的事情。

母親：嗯？知道啊。

姊姊：然後就是……有一些人在網路上……就是對他們……說一些閒言閒語、風涼話。

母親：在網路上？……那結果哩？

姊姊：結果妹她看不下去，就去回應對方。（頓）結果現在變成對方其中一個人要來告妹妹……（頓）說是要告妹恐嚇，還有妨害名譽。

母親：（震驚）唉喲，怎麼會這樣？啊怎麼會這樣啦？

姊姊一時間不知如何回應母親的追問。

姊姊：（頓）妹好像是去回應對方說他們沒有同理心……然後好像有罵對方會有報應之類的……

母親：（緊張）那……那要怎麼辦？……那這要怎麼處理？

姊姊：細節我也不太清楚，妹也是叫我不管……妹是說，如果被起訴的話，罪名可能會成立……不過檢察官好像已經裁定緩起訴了。

母親：緩起訴？……新聞上常常聽到，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姊姊：緩起訴就是暫緩起訴的意思……

母親：（打斷，緊張）那這樣……是會被抓去關嗎？還是要罰錢？還是會怎樣啊？

姊姊：如果之後不再犯的話，應該就不會被關……罰錢的話，我就不確定了……是沒有聽妹說有要罰錢還是賠錢就是了……

母親稍微鬆了一口氣。

母親：那妹妹這樣……（頓）是會有前科嗎？

姊姊：這樣應該還不算是前科。（短頓）好像是有被判刑確定的，才叫做前科……但這應該還是會留下相關的紀錄……

母親：（反應激動）唉喲！難怪她一直都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因吶！

姊姊：這……我也不知道……

沉默。

母親：那對方哩？妳妹妹怎麼這麼笨！怎麼不也去告一下對方？

姊姊：妹是有問過……檢察官好像是說，對方的發言並不觸法，而且也沒有指名道姓……所以都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還是什麼的……

沉默。

母親：唉……妳妹妹怎麼就是這麼不懂事……整天就知道在那邊上網、惹事生非！……怎麼會去惹出這種官司的事情哩……她幹嘛這麼雞婆去多管人家閒事？啊人家又不是在罵她，她又不是當事人！

沉默。

姊姊：媽……妳應該知道，身為當事人的大表哥他（欲言又止）……

母親：（頓）這個我知道啦……我知道。

沉默。

母親：他是真的很倒楣啦，怎麼會無緣無故去碰到這種意外……

一陣令人不自在的寂靜。

浴室門開啟，妹妹從裡頭出來（上場）。

母親：（聽見開門聲，回頭對妹妹）欸？今天怎麼這麼快？

妹妹：（未察覺到有些凝重的氣氛）沒啊，想說姊明天還要早起，我就洗快點。

姊，那換妳囉。

姊姊：喔，好。

姊姊起身，回房拿取換洗衣物後走進浴室並關門（離場）。

妹妹拿著浴巾走至沙發坐下，邊與母親看電視、邊將頭髮擦乾。

沉默半晌。

母親：（突然轉頭對妹妹，顯得有些刻意）欸，所以到底怎麼樣嘛？

妹妹：（裝傻）嗯？什麼東西怎麼樣？

母親：就是……有沒有幾個還不錯的，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啊……（試探性地說）

反正妳好像也都不想找工作……是不是不好找……

妹妹：吼啲，沒有啦，都沒有。而且是要考慮什麼。

母親：（頓）是不是妳眼光太高啦？

妹妹：不是啊媽……根本就都不認識啊。

母親：啊不就是不認識，所以才去認識的嗎？我跟妳講，長相什麼的都不是重點，

最要緊的是要工作穩定，再來就是要對妳專情不二……

妹妹：（打斷）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跟妳說耶。（短頓）我們可以不要再討論這個話題了嗎？

沉默。

電視傳來一陣笑聲，但妹妹和母親都面無表情。

妹妹：媽。

母親：嗯？

妹妹：那（猶豫）……那我問妳。

母親：嗯？什麼事，妳問啊。

妹妹：（頓）就是，如果……我是說如果啦……我就一直這個樣子……就是說……可能等到好幾年以後……可能姊都結完婚，說不定還有小孩了……那我就還是……（遲疑）就還是一直單身這樣……那妳到時候會不會……會不會覺得（尋找字眼）……覺得我很不正常還是怎樣的……

較長的沉默。

母親：傻孩子……真的要說什麼的話，（頓）我其實是很自私的希望妳跟妳姊姊兩個人，一輩子都不要嫁人啦……可是我們作父母的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當然還是希望自己的女兒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沉默。

母親：但是吼，不管妳們將來會不會結婚……（頓）或者是變成什麼樣子……妳們永遠都是媽媽的心肝寶貝啦……這樣聽懂了沒有？

妹妹：（頓，點頭）嗯。

短暫沉默後，母親靠近妹妹，輕輕將妹妹摟住。妹妹起先無明顯反應，接著才稍微依偎在母親肩膀上。一會兒後，妹妹緩緩闔上雙眼，進入夢鄉。

門外忽然傳來腳步聲，母親轉頭關注，但妹妹此次未因門外的騷動而驚醒。

不久後，腳步聲漸小，直到完全聽不見了。

第十一場

場景：

一望無際的遼闊高原。

可使用投影，塑造遼闊寬廣的視覺氛圍。實景部份則可空無一物；整個舞台空空蕩蕩的，彷彿什麼東西都沒有。

天氣微陰。妹妹與姊姊站在高原（舞台）中央欣賞風景，面對觀眾。偶有微風吹過的聲音。

妹妹：（讚嘆）台灣……居然還有這種地方。

姊姊：傻瓜，當然有呀，只是平常很少人注意到而已。妳如果到花東那邊的話，就更多了。那邊的風景真的很美，相較之下，（笑）這裡還算是小 case 哩。

妹妹：妳說妳去年員工旅遊，去台東那次喔？

姊姊：（頓，心虛地點點頭）嗯……對呀。

沉默。

姊姊：妹，其實（欲言又止）……

妹妹：嗯？其實什麼？

姊姊：（頓）其實……那是我騙媽的說法。（頓）我公司根本就沒有什麼員工旅遊的福利……那次是自己用年休去的……跟小武去的。因為連續請了好幾天假，還被課長跟同事刁難了好久。

妹妹：這樣喔……

沉默。

妹妹：結果媽還是不跟我們來。

姊姊：對呀，好可惜。

短沉默。

妹妹：下次一定要把她拉出來。

姊姊：（笑）好。

沉默。

妹妹：對了，姊，我昨天終於收到一家出版社的回信了。

姊姊：（顯得興奮）啊是喔？那他們怎麼說？

妹妹：（冷漠）他們說，「謝謝您的來稿」。

姊姊：呃……就這樣？（短頓，有些尷尬地追問）就這樣……一句話而已嗎？

妹妹：（故作輕鬆狀）嗯，是不只啦。只是呢，後面一句話的第一個字是「但」。

（頓）「但是」的「但」。

短沉默。

姊姊：所以……

妹妹：（接話）所以我就把信箱網頁給關了。

沉默。

妹妹：姊，我想妳是對的。（頓）是我把這一切都想得太簡單了。

姊姊：（欲鼓勵妹妹，卻不知如何措詞，顯得吞吞吐吐）妹……那個……其實……

妹妹：（刻意輕描淡寫地轉移話題）喔，然後啊，我下禮拜也要開始當上班族囉。

姊姊：（訝異）啊？……妳找到工作了？

妹妹：對啊……妳這麼驚訝幹嘛？（不屑地）好像找個 2、30k 的工作，是有多困難的事情一樣……還是妳在懷疑我的能力喔？

姊姊：沒有啦，我沒有這個意思。（頓）所以是哪裡的工作呀？什麼樣的職務？

妹妹：就一家很普通的貿易公司，然後就 OL（office lady）吧。

短沉默。

姊姊：我只是在想……（頓）那面試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問妳……那件事情？

妹妹：什麼事情？……（很快便會過意來）喔，沒有耶，他們壓根兒就沒問。要嘛是根本就不知道，要嘛就是根本就不 care 吧。

短沉默。

妹妹：（想起了什麼）噢，他們倒是有問一個問題。

姊姊：什麼問題？

妹妹：會不會喝酒。

姊姊：啊？

妹妹：就，他們問我，「妳平常有沒有喝酒的習慣？酒量好不好？」這樣。

沉默。

姊姊：那妳怎麼回答的？

妹妹：我就面帶微笑的說，（假意微笑，戲謔地重現當時的情況）「我不知道我酒量算不算好耶，但我算是不排斥喝啦。」

姊姊：（不自覺地激動起來，責備的口氣）欸，妳幹嘛要這樣說啊？妳知道這樣以後主管他們應酬，就會一直找妳去陪……

妹妹：（打斷，反問）這不就是他們想聽到的答案嗎？不然妳要我回答什麼？回答說，（刻意忸怩作態）「那個，不好意思喔，我不接受任何下班後的應酬活動喔。」這樣嗎？那會錄取的話我頭給妳。（短頓）我又沒有什麼特殊專長……（不滿，戲謔地模仿姊姊的語調）「被取代性很高」什麼的，也是妳跟我說的，不是嗎？

姊姊頓時無話可說。

沉默半晌。

姊姊：妹，總之，還是先恭喜妳啦……雖然我知道這不是妳想要的，但妳就先做做看吧……（頓）人生總是會有必須妥協的時候……（彷彿是對自己說）沒有什麼是十全十美的……

妹妹：嗯，知道啦。

一陣舒適的風吹來，將妹妹與姊姊的頭髮吹得飄逸。

一陣較長的沉默。

妹妹：這邊真的好安靜……一個人都沒有。

姊姊：對呀，而且風景好美。難得可以像現在這樣，遠離城市裡的庸碌，感覺真的很棒。

沉默。

妹妹：以前，我們也會偶爾跑到山上去玩。

姊姊：（未意識到妹妹的意思，不解地問）妳說……到山上去？

妹妹：（自故自地）坐他那台野狼。

姊姊：（頓）妳是說……

妹妹：（搶話）只是我都沒有跟你們講而已。（短頓）因為你們一定又會說，「該讀書不讀書，一天到晚只知道玩！」什麼的。

沉默。

妹妹：（強顏歡笑，自嘲地）所以說啦，我現在有報應了。沒有好好讀書嘛，數理又爛又沒有一技之長，二、三流大學的文憑就是廢紙一張，領個 2、30k 做高中生就會做的事，還要每天卑躬屈膝看老闆臉色，三天兩頭還得出去陪酒應酬，像個酒家女似的……

姊姊：（急忙打斷妹妹，心疼地）妳妳不要這樣說啦……

沉默。

妹妹：（自嘲地）說起來，這都要怪大表哥啦。

姊姊：（頓）妹……

妹妹：（微微垂下頭，自言自語地）以前我數理會這麼爛，都是大表哥害的。

沉默。

妹妹：（緩緩抬起頭）這邊真的好安靜……

沉默。

妹妹：妳知道嗎……發生事情的幾天前，我才跟大表哥在 FB 上聯絡過。（頓）

他還說，下次休假的時候，要帶我跟他老婆小孩一起去阿里山玩，去三天兩夜……（頓）他明明都已經規劃好了，然後我還跟他說「好」……

沉默。

妹妹：我還跟他說「好」。

沉默。

妹妹：有一陣子，我會一直去想……那天，最後出現在他腦海裡的畫面……會是

什麼？……如果我是他的話，在最後一刻……又會是什麼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我不敢去多想……但就是會忍不住……（頓）忍不住，一直去想……姊，妳有想過這種問題嗎？

姊姊：我……（遲疑）好像沒有。

沉默。

妹妹：那天，他或許只是跟平常一樣出門上班、下班……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熬了夜，所以在車上閉眼補眠……也說不定只是淺眠小睡了一下……他恐怕連想都沒想過吧……生命……居然會在突如其來的一瞬……就走到了盡頭……那麼臨時、那麼突然……（頓）而且，竟是用如此鄙俗不堪的方式。

姊姊：妹……

妹妹：原來……死亡，真的可以來得這麼醜陋。

姊姊：（頓）死亡……

妹妹：（自我否定）不……不對……醜陋的……並不是死亡。（頓）並不是死亡本身。

沉默。

妹妹：姊……他們的人生，肯定都還有些什麼事情……是來不及完成的……對不對……

沉默。

妹妹：他們在離去的時候……心裡是否還有憤怒？……還有怨恨？

姊姊：我……我不知道……

妹妹：（頓）或許更多的，是捨不得。

短沉默。

姊姊：我想，捨不得肯定是有的……

妹妹：（頓）或許，在捨不得之前，又有更多的「為什麼？」吧……

短沉默。

妹妹：至少，我是每天都在問，「為什麼？」……（自嘲地苦笑著說）只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詢問的對象是誰呀……（笑容淡去）我就是對著空氣在問，「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有這種事？」……（頓）「為什麼可以有這種事情？」……是不是很可笑？

姊姊：妹……妳不能一直陷在這裡面呀，妳要慢慢去放下……要想辦法走出去……妳還有自己的未來。

妹妹：（朝遠方望去，彷彿未聽見姊姊的聲音）人，真的是很奇妙的動物。

姊姊：人……妳是說奇妙嗎？

妹妹：（冷靜）好像很少有生物，會為了生存以外的原因，去隨機殺害其他個體。
（頓）不奇妙嗎？

姊姊頓時語塞，彷彿也被捲入思索的漩渦，未作聲半晌。

妹妹：從那以後，彷彿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變得好陌生、好模糊……變成我再也認不得的模樣……（頓）連鏡子裡的自己也是。

沉默。

姊姊：不過，媒體報導的熱潮過後，好像就越來越沒有人把這種事情當成一回事……好像什麼事情都是這樣……

妹妹：（接話）然後一直到下次再次發生的時候，大家才會像是從某種集體失憶症中覺醒過來似的……又突然把事情給想起來了。

姊姊：人就是這樣。（頓）總是很健忘。

短沉默。

妹妹：但我好像就是對這種失憶症免疫。（頓）不曉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不再敢直視人的眼睛……當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我感覺周遭的人，全都在用一種銳利的眼神虎視眈眈的盯著我看，好像我是裸體的……好像我就是一絲不掛、那麼赤裸裸的站在他們面前。

沉默。

妹妹：妳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我從來都不怕黑？

姊姊：記得……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是我不敢關燈睡覺，妳還會嫌太亮，說妳要關燈睡才睡得著。

妹妹：（長頓）但我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個樣子……這麼懼怕閉上雙眼後的黑暗。

沉默。

妹妹：現在，似乎只有無時無刻的睜大眼睛、屏住呼吸、踮起腳尖……那麼卑微、
那麼微不足道的走……我才能夠感覺自己……（猶豫）不那麼輕易就被察
覺……被看透。

姊姊：妹，但妳總不能因噎廢食……

妹妹：（若有若無地打斷姊姊，脫口而出）我不想被恐懼打敗。

姊姊：（頓，接著若有所思地重複妹妹的話）被恐懼打敗……

妹妹：（突然有些堅定）打敗我們的，絕不能是對暴力的恐懼。

沉默。

姊姊：就算犧牲的……是信任嗎？

短沉默。

妹妹：或許吧。

較長的沉默。

妹妹：有時候，我會試著冷眼回瞪他們……他們會露出一種詭異的笑容，就那樣
看著我……或是若無其事地閃避我的視線……彷彿我並不存在。但當我稍
微低下頭的時候……就在那一剎那……那種猥瑣的眼神又會從四面八方
蜂擁而上……「你在看什麼？」……「妳想做什麼？」……「你要做什
麼？」……（長頓）他們總是閉口不語，什麼話都沒說……卻又像是什麼
全都說了……會是他嗎？……會是她嗎？……會是他嗎？……（頓）下一
個會是誰？

沉默。

妹妹：我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姊姊無聲地望著妹妹。

妹妹：我只想宅在家裡。

一陣真空般的沉默。

妹妹：這個世界，好像已經變了。(轉頭望向原先大門的所在位置，彷彿看見了門)我……我好像無法離開……好像再也無法離開了。(頓)我走不出去。

靜默。

妹妹：我得留在這裡。

全劇終。